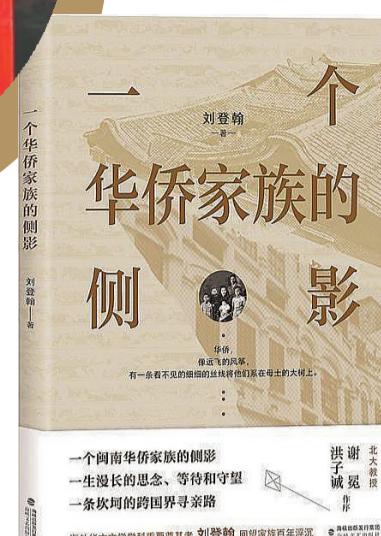




“过番歌”的悠远回声

——读刘登翰《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》

□杨际岚



《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》，刘登翰著，海峡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6月

如今照耀着无限未来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是个十分风光的名词，这个字眼充满了柔软、华贵、辉煌和神奇，闪着丝绸一样的柔性辉光。可是你可曾想到，在这条通往南洋、通往世界的风波路上，它的另外一面，曾经演绎了多少悲离死别的故事。数百年来无数华人移民的血泪和生命里，在茫茫无边的风吟涛唱中，是思念的苦、伤离的痛、死别的恨、谋生的艰难和拼搏的坚忍。

这是刘登翰先生的新著《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》(下称《侧影》)中的一段话。《侧影》透过文史视角考察，运用散文笔法，形象描述了“下南洋”的宏阔的历史画卷，凸显了当年华人移民的苦痛与恨愁。谢冕先生在序中，称刘登翰先生“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，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，做成了一本大书”。历史真实，生活真实，艺术真实，在书中协调地融合为一体。

《侧影》具有多重意义。它是时代演进的缩影，反映了东南沿海规模巨大、影响深远的“下南洋”移民潮。“南洋”指今天的马来群岛、菲律宾群岛、印度尼西亚群岛，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、马来半岛等地，明清时期泛称东南亚地区。闽粤移民的“下南洋”，与晋北人、陕北人以及河北人的“走西口”，山东、河北等地农民的“闯关东”，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移民潮。“下南洋”对于闽地民众而言，带来政治的、经济的和文化的重大影响。《侧影》于此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，中国海外移民，至19世纪中叶，已达高潮，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。移民大多为贫困农民和城市贫民，依靠卖苦力而谋生。其中多数播迁于“南洋”，长年离乡背井，艰辛备尝，甚至有家难归，葬身于异国他乡。“历史可以很豁达、轻松地来讲述这个过程，然而对于其中的每一个有血有肉的过番者，此中却有一个个道不尽的椎心泣血的生命故事。”

《侧影》是华侨家族的掠影，描述了闽南地区一个华侨家族历经的悲欢离

合。《侧影》写道，继太祖父之后，就有曾祖父兄弟多人，祖父兄弟三人，父亲六个兄弟一个姐妹，整整四代，几十个男人，被移民浪潮裹挟，“前赴后继地沿着这条去茫茫的风波之路，最后埋骨于异邦那片灼热的土地”。骨肉血亲多年天各一方，生离死别，催人泪下。终见东风吹拂，万象更新，跨国界寻亲路，能不让人为之动容！作者历经多年寻访，终于觅得父亲葬身之地——菲律宾棉兰老岛首府达沃市华侨义山。坟前祭奠，焚烧香烛纸钱，数十年的企待和哀思，瞬间在这烈烈焰火中宣洩出来。《侧影》以较多篇幅，真实而又细腻地塑造了父亲与母亲的形象。那幼小的心灵里，对于父亲最深的记忆，就是深夜传来急急的敲门声，南洋来“批”了，这是父亲辗转从香港寄信或汇钱来了；是父亲来信，字写得极清秀；是抗战胜利后还乡带回的一支长把平底煎锅，一直挂在厨房的墙上，仿佛一个象征，提醒父亲的存在；是一床草绿色蚊帐和一条绿色毛毯，陪伴度过五年北上求学生活。在作者心中，母亲更是山一样的存在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侨汇断绝，母亲靠着一双手，白天替人家洗衣服，晚上就着黯淡的灯光织毛衣，维持生计。书中几个细节，印象格外深切：接获噩耗，父亲在菲律宾病故，亲属们捧着遗像和“衬衣裾角”往海边叫魂；母亲事后给二弟写信，“为了继承你父亲未完的责任，我只好

以‘点、线、面’作喻，个体生命投影为‘点’，华侨家族掠影可谓‘线’，时代演迁缩影则是‘面’。点、线、面三者合一，展现出这部家族书写新著的丰富与厚实。

时代演迁潮起潮落，是大历史，《侧影》是小切口，大与小，形成对比。以小见大，小大由之，显得格外真切、鲜活、扎实。作者从个人体验切入家族记忆，回溯移民历史，环环相扣，由点带面，家族书写得以由一己往一众延展开来，增添了纵深感和厚重感。《侧影》没有刻意地追求全景式的展示，而是着力于呈现若干“侧影”，一处处生动、鲜活的片段，连缀起来，便如同展开历史长卷，有起有伏，有张有弛，有浓墨重彩，有挥洒超逸，反而让人过目不忘。同时，它也带来阅读期待，希望能有更多的类似好作品出现，不仅为过往存照，并且为前行探路。

华侨家族百年浮沉，既有远景，又有近境。远与近，又是一种对比。先人遗存，族谱，家信，歌仔册，老照片，遥远而又切近，凝重而又亲切。一张百年前的

勉强偷生，负起重担”；母亲在两人独处时，低低地唤声小名“番薯仔”，那是母子间最温馨的时刻，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本书犹如“过番歌”的悠远回声，穿越时空隧道久久回荡。

它是个体生命的投影。刘登翰先生于1956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，5年后毕业。书中写道，那时，毕业生分配表格里，多了一行备注：“该生海外关系复杂”。特定年代里，“海外关系”如影随形，竟成了一种“原罪”，严重限制了个人的发展空间，真是难以承受之重！历史终于出现了关键性的拐点，给个人生命轨迹也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。刘登翰先生从闽西北山区基层打杂的文化干部，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，“回到年轻时候向往的学术岗位”。他终于把握历史的一息契机，得以充分施展专业才华。

2016年为其学术志业60年在福州举行研讨会，文集书名引述谢冕先生的赞语，“他的天空博大恢宏”。中国新诗研究，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，闽台两岸地域文化研究，新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创作，乃至书法创作，书画研究，关涉诸多领域，刘登翰先生始终笔耕不辍，成就斐然。“海外关系”与“海外华文文学学科重要奠基者”之间，似乎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命数，偶然中蕴含必然，先抑后扬的人生历程，折射了一种不可逆的历史进程。

个体生命起起落落，返顾，无尽感慨，前瞻，备加欣慰。后与前，同样是一种对比。洪子诚先生于序中称同窗、挚友刘登翰先生，“他的生命、情感与家庭、家族历史脉络的深刻联系，让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发生关联，有一种‘命中注定’的必然性”。从《侧影》切入，体悟这种“奇妙的契合”，有助于探寻学术天地的丰富和奥秘，进而将其置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史中，让我们对拓荒者的开创性的贡献、重要意义、显著作用，认识更为清晰，理解更为深切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距今，已有45年了。今天捧读《侧影》，回顾既往，环视当下，显得格外有历史感。历史并未远去。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，与时代发展进步同频共振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一批前辈学者，堪称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的先行者。名誉会长张炯、饶克凡，名誉副会长长陆士清、杨匡汉、刘登翰、陈公仲等，均年过八旬，有的已届鲐背之年。为学科建设开疆拓土，为学术研究发展提升，为学界梯队赓续传承，他们付出巨大心力，作出各自的独特贡献。他们具有现代文学、古典文学、比较文学、文艺理论学术背景，视界开阔，学养深厚，为学科事业、为学界群体树立了标杆。如今，他们仍然在为学科的推进与提升而殚精竭虑。即如《侧影》，刘登翰先生的新著，人们从中不难看到，他的文学才华和学术造诣同样灼灼出彩，他依然如此充满活力，他的文学事业依然是正在进行时。刘先生说过，“青春是一种生命精神”。《侧影》便是颇具说服力的生动佐证。

（作者系原《台港文学选刊》主编，华文文学学者）

新加坡女作家蓉子，本姓陈，出生于广东潮州金石镇龙阁乡。幼时过继给姨母家，遂改姓名为李赛蓉。8岁时被姨母带去“过番”(下南洋)。蓉子于1969年开始写作，成为新加坡多家报刊的资深专栏作家，她几乎在新加坡所有华文报刊专栏都曾占据一席，被称为“新加坡报刊最长气的专栏作者”，尤其是她曾主持的“秋芙信箱”专栏，深受读者青睐。她出版了40多部作品集，其中有短篇小说集《初见彩虹》《蜜月》《又是雨季》《伴侣》，散文集《星期六的世界》《蓉子随笔》《白啤酒》《情未了》《中国情》《百万之爱》《谁道风情老无份》《芳草情》《烛光情》《老潮州》《今夜我想新加坡》《鱼尾狮之歌》等。

蓉子的散文，大都属于报刊专栏式“随想录”，有感而发，文字简练，干脆利落，甚少纯粹的抒情。虽然文体略显单一，描述也极少带修饰词语，但每篇都讲实话，抒真情，不虚伪做作，不夸张掩饰。尤其是她以自己担任新加坡老人护理院院长十年的亲身经历撰写的“城事系列”作品，更是成为当今世界华文坛书写“养老”题材的拓荒者。这些作品，主要收在《谁道风情老无份》《芳草情》《烛光情》等集子中，向人们开启了一扇扇探视老人及其儿孙们的心灵窗户，让读者在感叹当今老人或喜或悲的种种结局之余，也引发了对这一全球性“老龄化”问题的深深思考。

近日，蓉子的新著《别人家神》在新加坡出版。这是她耗时三年写就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也是一部南洋华人移民的艰难奋斗史诗，一本与“唐山”牵丝攀藤的家国族群根系谱。2018年由蓉子主编的《侨批里的中华情》出版后，“过番”(下南洋)、“侨批”(侨客在异国寄回家乡的银钱与书信)、“唐山客”(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的称呼)等字眼，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。央视播出的电视剧《南洋女儿情》，更是展示了上世纪30年代以欧阳天晴等为代表的广东三水地区女子，为求生存而漂洋过海下南洋来到新加坡，靠着自己的双手闯出了“红头巾”的一片天地的“过番”传奇。

但《别人家神》并未渲染这种咤咤风云的大女主的巾帼传奇，相反，它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一部华人女性移民“过番”求生、成长而后还乡反哺的个人与家族命运沉浮录。它将个人成长历程穿插在家族命运变迁之中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。自传体小说通常以第一人称叙事，使读者更能身临其境感受主人公的原型。《别人家神》虽非第一人称自叙传，却是一部带有个人与家族命运烙印的史传，作者将一己的生命历程化作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浮沉。

它首先向读者展示了一部被视作“别人家神”(过去潮汕人对女儿的轻蔑语)而遭受摧残、虐待的儿女生命血泪史。受数千年重男轻女思想和性别歧视的影响，历史上潮汕地区谢氏、陈氏、李氏等家族中的“妾娘仔”，她们出生后，不是被抛入池塘当作鱼儿饲料，就是成为大家庭中家长随手送人的礼物；陈婆婆生了一儿五女，除了儿子长大成人外，五个女婴呱呱坠地全被“饲鱼去了”，无一幸免；长房媳妇谢菊生下长女小图妹，作为陈家两代的“第一女孩”，侥幸长到5岁，被陈婆婆随意送给李家。这位曾生了五个女儿都被扔进鱼塘的受害者，反过来又成了下一代女儿不幸运命运的加害者。

《别人家神》是一部书写南洋华人女孩的艰辛成长录。石榴被过继给姨母后，受尽折磨，成为现实版的“灰姑娘”，小小年纪不仅忍饥挨饿，还无缘无故遭受近乎疯狂的家庭。她不解：“为什么要过番？为什么生而是别人家神？”在艰难生存中童年的她学会了做家务和许多本领：养鸡养鸭、劈柴刷锅、生火做饭、抹地洗碗、熨衣提水，“她劈的柴火总是整齐易燃，几年下来，她还学会了做人处事的哲理：

劈柴看柴势，入门看人意。
《别人家神》还是一部描绘海外华人女性的还乡反哺记。石榴成人后，历尽种种磨难，凭着不屈不挠的斗志，成长为商界女强人，不仅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还在新加坡的华文坛上别树一帜，成为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华文作家。改革开放后，少小离乡的石榴回到祖籍潮汕探亲，先是报答生身父母的生养之恩，“石榴帮着母亲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梦”，继而又不计恩怨，将被养子和儿媳殴打、抛弃的姨母“老番”迁居潮汕，叶落归根。她在家乡也找到了新的商业生机，将广东的花岗岩输出至文莱的皇家宫殿，她也因此有了“两万五千年的花岗岩”称号。

赚到了钱，她又开始造福家乡子孙后代，“恨不得把国外的种种先进都搬来”。在她的号召下众乡亲出钱出力，建成了一所龙阁小学，“自己少年失学，恨不得把所缺的都补给乡里小孩”。她穿梭于新加坡与潮汕之间，深深感到家乡发展神速，潮汕已突破传统桎梏，把女性看作“别人家神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！中国发生的种种新变化，都被石榴写进了新加坡报纸的专栏中。

从1994年开始，蓉子先后出版了《中国情》《芳草情》《悠悠中国情》《老潮州》《上海七年》《城心城意》和《今夜我想新加坡》，大都以反映中国现实生活为内容。她在《悠悠中国情(序)》中写道：“神州大地生活多姿多彩。无论饮食、文化、历史、古迹、景物处处绚丽灿烂，令人回味无穷，是黄皮肤的骄傲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别人家神》又是一部海外华人与“唐山”情意绵长的密切交往史话。它为海外众多华侨华人报效祖国的念想和行动，保存了真实而生动的珍贵史料。更重要的是，昔日的“别人家神”，到今日“我要做自己的神”，蓉子用长篇小说完成了一部华人女性摆脱不幸命运、昂首走向自由的真正史诗。

（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）

一个新移民作家的传奇

——读黄宗之自传《风雨兼程》

□吴道毅

为新移民文学增添了一份珍贵的作家档案、史料。

《风雨兼程》记录了黄宗之曲折而昂扬的成长史与奋斗史，浓缩了他富于创造性的人生经验，高扬了自强不息的人生主旋律。父亲的以身垂范与良好家教、生活的磨炼、时代的转机、理想的光芒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、从小对文学的喜爱等等，纷纷转化为他人生路上前行的动力，开拓着他的奋进人生。

在因病返城后的待业与彷徨之际，黄宗之被推荐到衡阳医学院读书，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，毕业后分配到当地一家医院当内科医生。为了挣脱“工农兵学员帽子”或为自己的正名，他下决心考研究生。最终考上蚌埠医学院内分泌糖尿病专业研究生。1995年夏天，黄宗之离开工作的衡阳医学院，惜别老人，离妻别女，只身来到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访学，进行生物医学研究。新世纪前夕，黄宗之曾和同为生物医学研究者的夫人朱雪梅女士，深挖自己在美国的打拼经历，合作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阳光西海岸》，2001年在国内出版。此后至今二十多年里，二人出版与发表《破茧》《平静生活》《藤校逐梦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双双成为实力雄厚的北美新移民作家。

从一定意义上讲，《风雨兼程》是《寻根——我们家的共同回忆》的姊妹篇，二者有着较大的内在关联，书写着共同的家族渊源，但作为自传，《风雨兼程》更多地聚焦黄宗之自身的生活历程，主要体现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视与总结。《风雨兼程》长达41万字，以第一人称和自叙的口吻，回忆与书写了黄宗之六十多年的风雨人生历程，披露了他与众不同的家世与较为坎坷的生活道路，记录了他人生路上砥砺前行、无畏风风雨打与实现人生价值的不懈努力，更展示出他从将军之子到医药学家和新移民作家的成长与跨越，表现了他作为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，凸显出他作为湖南人坚韧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，不仅给新移民作家、给广大普通读者带来人生借鉴与启示意义，而且

现状。人必须在各种复杂的境况中不断更新”。现代著名伦理学家弗洛姆在《为自己的人》一书中强调，人活着的意义在于开发自己的“潜能”。从很大程度上讲，黄宗之《风雨兼程》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、积极的追求与努力的奋斗，生动地诠释了这些现代思想大师们对人的定义，也总结出了不少金子般珍贵的人生经验。仅就他选择到美国访学而言，这源自于工作上的挫折与打击，看似失败、逃离、躲避，经济上弄得“倾家荡产”，前途未卜，祸福难料，像是一场大赌博，但更是机遇，是积极追求、化解危机、提升与锤打自己、通向未来与赢得未来的一条新路，并为他成为新移民作家埋下重重的伏笔。

总之，无论是他的考研还是出国留学，抑或从医学到文学的跨界，等等，都充分证明这一道理——突破僵化的思维观念，打破生活现状，不断地追求新生活与不断地接受新生活的挑战，不断地开发自己，一定会开辟人生的新天地，不断地创造新的人生，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地重塑“自我”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价值。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的名言：“其实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也可以说，在人生道路上，黄宗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《风雨兼程》的思想价值与启示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这里。《风雨兼程》不仅是写给读者与他人的，也是写给作家自己、作家的亲属、父母与后人的，写给作家自己，意味着黄宗之对自己的人生作出系统总结与回顾。写给他的亲属，意味着交流心得。写给他的父母，意味着缅怀双亲，念念

双亲的养育大恩。最重要的是写给后人，这意味着一方面传授父辈的人生经验，引导后辈正确认识与对待人生，一方面告诫作为新移民后代的子孙后代，不要忘记作为华夏儿女的身份，不要忘掉家族的“根”、民族文化的“根”，不能失去中华文化的“自信”。正如黄宗之在本书“前言”中说道：“我写自传的目的是为生活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留下我的人生足迹，让她们知道自己是谁，来自何处。”“我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有生活目标，懂得生存与生命的意义，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砥砺前行，并作好桥梁，促进两国之间和睦相处，求同存异，给自己和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为一个更好的世界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。”新移民生活的一个现实困扰，是身份的多重性与身份的焦虑，新移民后代更面临着文化断裂或失“根”的危险。对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，对中华文化的自信，对人类和平相处的期许，深深地渗透在黄宗之的骨髓里，也必将薪火相传，传递给他的后代。

《风雨兼程》情感真挚、饱满，语言简约、朴实，少事雕琢，在写法上也颇有特点：一方面以出国为分界线，设置上篇“昨日烟尘”讲述四十多年国内生活，设置下篇“异乡风雨”讲述二十多年美国生活，一方面遵循生活的自然时序，以出生、童年、上学、成家、考研、出国、退休等重要的生活节点或故事为主要章节回忆人生，从而从头到尾、有条不紊、完整而生动地讲述了作者的人生成长与奋斗历程。

（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）



华文作家蓉子新作《别人家神》

一部海外华人女性的还乡反哺记

华文作家蓉子新作《别人家神》